

##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

崔少玄 妙女 吳清妻

崔少玄

崔少玄者，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。其母夢神人，衣綃衣。駕紅龍，持紫函，受於碧雲之際，乃孕，十四月而生少玄。既生而異香襲人，端麗殊絕，紺髮覆目，耳及頤，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。」後十八年歸於盧陞，陞小字自列。歲餘，陞從事閩中，道過建溪，遠望武夷山，忽見碧雲自東峰來，中有神人，翠冠緋裳，告陞曰：「玉華君在乎！」陞怪其言曰：「誰為玉華君？」曰：「君妻即玉華君也。」因是反告之。妻曰：「扶桑夫人、紫霄元君果來迎我！事已明矣，難復隱諱。」遂整衣出見神人。對話久之，然夫人之音，陞莫能辨，遂巡揖而退。陞拜而問之。曰：「少玄雖胎育之人，非陰鷲所積。昔居無欲天，為玉皇左侍書，謚曰玉華君，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。每至秋分日，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。嘗貶落，所犯為與同宮四人，退居靜室，嗟歎其事，恍惚如有欲想。太上責之，謫居人世，為君之妻，二十三年矣。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，今不復近附於君矣。」至閩中，日獨居靜室。陞既駭異，不敢輒踐其間。往往有女真，或二或四。衣長綃衣，作古鬢髻，週身光明，燭耀如晝，來詣其室，升堂連榻，笑語通夕。陞至而看之，亦皆天人語言，不可明辨。試問之，曰：「神仙秘密，難復漏泄，沉累至重，不可不隱。」陞守其言誠，亦常隱諱。洎陞罷府，恭又解印綬，得家於洛陽。陞以妻之誓，不敢陳泄於恭。後二年，謂陞曰：「少玄之父，壽算止於二月十七日。某雖神仙中人，生於人世，為有撫養之恩，若不救之，枉其報矣。」乃請其父曰：「大人之命，將極於二月十七日。少玄受劬勞之恩，不可不護。」遂發絳箱，取扶桑大帝金書《黃庭》、《內景》之書，致於其父曰：「大人之壽，常數極矣，若非此書，不可救免。今將授父，可讀萬遍，以延一紀。」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，少玄當幾，授以功章，寫於青紙，封以素函，奏之上帝。又召南斗注生真君，附奏上帝。須臾，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，跪少玄前，進脯羞，吸酒三爵，手持功章而去。恭大異之，私訊於陞，陞諱之。經月餘，遵命陞語曰：「玉清真侶，將雪予於太上，今復召為玉皇左侍書玉華君，主化元精氣，施布仙品。將欲反神，還於無形，復侍玉皇，歸彼玉清。君莫泄是言，遺予父母之念，又以救父之事，洩露神仙之術，不可久留。人世之情，畢於此矣。」陞跪其前，嗚呼流涕曰：「下界蟻蝨，黷汚仙上，永淪穢濁，不得升舉。乞賜指諭，以救沉痾，久永不忘其恩。」少玄曰：「予留詩一首以遺子。予上界天人之書，皆雲龍之篆，下界見之，或損或益，亦無會者，予當執管記之。」其詞曰：「得之一元，匪受自天。太老之真，無上之仙。光含影藏，形於自然。真安匪求，神之久留。淑美其真，體性剛柔。丹霄碧虛，上聖之儔。百歲之後，空餘墳丘。」陞載拜受其辭，晦其義理，跪請講貫，以為指明。少玄曰：「君之於道，猶未熟習。上仙之韻，昭明有時，至景申年中，遇瑯琊先生能達。其時與君開釋，方見天路。未聞但當保之。」言畢而卒。九日葬，舉棺如空。發襯視之，留衣而蛻。處室十八，居閩三，歸洛二，在人間二十三年。後陞與恭皆保其詩，遇儒道適達者示之，竟不能會。至景申年中，九疑道士王方古，其先瑯琊人也。游華嶽回，道次於陝郊，時陞亦客於其郡，因詩酒夜話，論及神仙之事，時會中皆貴道尚德，各徵其異。殿中侍御史郭固、左拾遺齊推、右司馬韋宗卿、王建皆與崔恭有舊，因審少玄之事於陞。陞出涕泣，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。方古請其辭，吟詠須臾，即得其旨，歎曰：「太無之化，金華大仙，亦有傳於後學哉！」時坐客聳聽其辭，句句解釋，流如貫珠，凡數千言，方盡其意。因命陞執筆，盡書先生之辭，目曰《少玄玄珠心鏡》。好道之士，家多藏之。（出《少玄本傳》）

妙女

唐貞元元年五月，宣州旌德縣崔氏婢，名妙女，年可十三四。夕汲庭中，忽見一僧，以錫杖連擊三下，驚怖而倒，便言心痛。須臾迷亂，針灸莫能知。數日稍間，而吐痢不息。及瘥，不復食，食輒嘔吐，唯餌蜀葵花及鹽茶。既而清瘦爽徹，顏色鮮華，方說初迷亂之際，見一人引乘白霧，至一處，宮殿甚嚴，悉如釋門西方部。其中天仙，多是妙女之族。言本是提頭賴吒天王小女，為泄天門間事，故謫墮人間，已兩生矣。賴吒王姓韋名寬，弟大，號上尊。夫人姓李，號善倫。東王公是其季父，名括，第八。妙女自稱小娘，言父與姻族同游世間尋索，今於此方得見。前所見僧打腰上，欲女吐瀉藏中穢惡俗氣，然後得昇天。天上居處華盛，各有姻戚及奴婢，與人間不殊。所使奴名群角，婢名金霄、偏條（條字原闕，據明鈔本補）、鳳樓。其前生有一子，名遙，見並依然相識。昨來之日，於金橋上與兒別，賦詩，唯記兩句曰：「手攀橋柱立，滴淚天河滿。」時自吟詠，悲不自勝。如此五六日病臥，敘先世事。一旦，忽言上尊及阿母並諸天仙及僕隸等，悉來參謝，即托靈而言曰：「小女愚昧，落在人間，久蒙存恤，相媿無極。」其家初甚驚惶，良久乃相與問答，仙者悉憑之敘言。又曰：「暫借小女子之宅，與世人言語。」其上尊語，即是丈夫聲氣；善倫阿母語，即是婦人聲，各變其語。如此或來或往，日月漸久，談諧戲謔，一如平人。每來即香氣滿室，有時酒氣，有時蓮花香氣。後妙女本狀如故。忽一日，妙女吟唱。是時晴朗，空中忽有片雲如席，徘徊其上。俄而雲中有笙聲，聲調清鏘。舉家仰聽，感動精神。妙女呼大郎復唱，其聲轉厲。妙女謳歌，神色自若，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。又曲名《桑柳條》。又言阿母適在雲中。如此竟日方散。旬時，忽言：「家中二人欲有腫疾，吾代其患之。」數日後，妙女果背上肋下，各染一腫，並大如杯，楚痛異常。經日，其主母見此痛苦，令求免之，妙女遂冥冥如臥。忽語令添香，於鐘樓上呼天仙懺念，其聲清亮，悉與西方相應。如此移時，醒悟腫消，須臾平復。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，妙女曰：「我為爾白大郎請兵救。」女即如睡狀。須臾卻醒，言兵已到，急令灑掃，添香靜室，遂起支分兵馬，匹配幾人於某處檢校，幾人於病人身上束縛邪鬼。其婢即瘥如故，言見兵馬形像，如壁畫神王，頭上著胡帽子，悉金鈿也。其家小女子見，良久乃滅。大將軍姓許名光，小將曰陳萬。每呼之驅使，部位甚多，來往如風雨聲。更旬時，忽言織女欲嫁，須往看之。又睡醒而說：「婚嫁禮一如人間。」言女名垂陵子，嫁薛氏，事多不備紀。其家常令妙女繡，忽言個要暫去，請婢鳳樓代繡，如此竟日，便作鳳樓姿容。精神時異，繡作巧妙，疾倍常時，而不與人言，時時俛首笑。久之言卻回，即復本態，無鳳樓狀也。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，即掃室添香，煎茶待之。須臾遂至，傳語問訊，妙女忽笑曰：「大郎何為與上人相撲？」此時舉家俱聞床上踏蹴聲甚厲，良久乃去。有時言向西方飲去，回遂吐酒，竟日醉臥。一夕，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，使與善倫友言笑。是夕，娘子等並夢向一處，與眾人遊樂。妙女至天明，便問小娘子夢中事，一一皆同。如此月餘絕食。忽一日悲咽而言：「大郎阿母喚某歸。」甚悽愴。苦言：「久在世間，戀慕娘子，不忍捨去。」如此數日涕泣。又言：「不合與世人往來，汝意須住，如之奈何？」又曰：「我與大郎阿母，同生於世，同死於世，同歸於天。」

鄭重，從此漸無言語。告娘子曰：「某相戀不去，既在人間，還須飲食，但與某一紅衫子著，及瀉藥。」如言與之，逐漸飲食。雖時說未來事，皆無應。其有繁細，不能具錄。其家紀事狀盡如此，不知其婢後復如何。（出《通幽記》）

#### 吳清妻

唐元和十二年，虢州湖城小裡正吳清，妻楊氏，號監真。居天仙鄉車谷村。因頭疼，乃不食。自春及夏，每靜坐入定，皆數日。村鄰等就看，三度見，得藥共二十一丸，以水下；玉液漿兩碗，令煎茶飲。四月十五日夜，更焚香端坐，忽不見。十七日，縣令自焚香祝請。其夜四更，牛驢驚，見牆上棘中衫子；逡巡，牛屋上見楊氏裸坐，衣服在前，肌肉極冷。扶至院，與村舍焚香聲磬，至辰時方醒。稱十四日午時，見仙鶴語云：「洗頭。」十五日沐浴，五更，有女冠二人並鶴（鶴原作龍，據明抄本改）駕五色雲來，乃乘鶴去。到仙方台，見道士云：「華山有同行伴五人，煎茶湯相待。」汴州姓呂，名德真；同州姓張，名仙真；益州姓馬，名辨真；宋州姓王，名信真。又到海東山頭樹木多處，及吐番界山上，五人皆相隨。卻至仙方台，見仙骨，有尊師云：「此楊家三代仙骨。」令禮拜。卻請歸云：「有父在年老。」遂還。有一女冠乘鶴送來。云：「得受仙詩一首，又詩四。」並書於後云：「道啟真心覺漸清，天教絕粒應精誠。雲外仙歌笙管合，花間風引步虛聲。」其二曰：「心清境靜聞妙香，憶昔期（心清等十字原闕，據黃本補）君隱處當。一星蓮花山頭飯，黃精仙人掌上經。」其三曰：「飛鳥莫到人莫攀，一隱十年不下山。袖中短書誰為達？華山道士賣藥還。」其四曰：「日落焚香坐醮（醮原作醒，據明抄本改）壇，庭花露濕漸更闌。淨水仙童調玉液，春霄羽客化金丹。」其五曰：「攝念精思引彩霞，焚香虛室對煙花。道合雲霄游紫府，湛然真境瑞皇家。」（出《逸史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